

■工友情怀

二十五载护航路

□朱子业 文/图

2001年的盛夏，首都机场的跑道上，银鹰轰鸣着冲向云霄。年轻的张志强身着崭新的安保制服，眼神坚定地站在入职队列里，从此便与民航安全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这一干便是25年。从青涩懵懂的职场新人到沉稳干练的基层骨干，从普通监护员到光荣的共产党员，他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悉数奉献给了挚爱的民航安保事业，用坚守与担当，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答卷。

民航监护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，每一次应急处置、每一轮区域巡视、每一处隐患排查，张志强都力求精准无误。遇到技术难题，他一头扎进资料堆里反复钻研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非要摸清原理、找到解法才肯罢休；面对重要保障任务，他总是第一个主动请缨，“我是党员我先上”这句话，成了他最常挂在嘴边的承诺。

2008年，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，张志强通过层层选拔和考核成功晋升为一名基层班组长。面



张志强（左）

对各项急难险重任务，他总是身体力行，主动担当起“我是党员我冲锋”的责任。身边的同事都开玩笑说他是一个“吹毛求疵”的家伙，做事较真。但他始终坚持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，他总是说：“作为一名民航安全从业

者，就必须有一股较真劲。只有及时发现安全隐患，并把每一个细节都抓实，才能确保每一架飞机的起落平安。”

2022年8月，伴随着大兴机场区域监护的试运行，业务技能精湛的张志强被任命为区域监护

的一名班组长，这也代表着他将重整行装，踏上新的征程。

面对着新的工作模式，张志强的工作变得愈发忙碌，但他没有退缩，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攻坚克难，只要班组职工遇有疑问，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以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迅速为其提供最切实的解决方案。“哪里有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强哥的身影下一刻便出现在哪里，强哥在大家的心里就像一根‘定海神针’，只要有他在，无论碰到多大的困难都不怕，强哥就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。”区域监护职工吕思颖说。

张志强的办公桌抽屉里，永远备着几样“宝贝”：暖贴、创可贴、常用感冒药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天气预报本。每天上班前，他都会翻开本子，看看当天的天气情况，然后在班前会上细细叮嘱：“今天有雨，大家记得带雨衣，鞋子最好穿防滑的；气温有点低，多穿件衣服，别着凉。”他会逐一检查职工的着装，看到有人衣领没整理好，就伸手帮着

抚平；发现有人备勤物品没带齐，就提醒对方及时补充。为了给大家营造舒适的环境，他每天都会提前半小时到岗，把桌椅擦得一尘不染；下班后，他又会留下来把垃圾打包好，检查水电是否关闭，最后一个才离开。

“班组成员年龄普遍较小，很多都是从学校毕业刚参加工作，面对新的环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。作为一名班组长，我的职责就是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，并成长起来。”张志强向笔者说道。

二十五载春秋流转，二十五载初心如磐。张志强从少年到中年，从青涩到沉稳，始终坚守在民航安保的第一线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、精益求精的匠心、温暖人心的担当，守护着每一架银鹰的平安起落，为民航安全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。在这条护航路上，他的脚步从未停歇，初心始终滚烫，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责任。

老腔牵乡愁 非遗系故园

——读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

□徐晟



“在轰隆隆有如雷鸣般的水车声中，三爹的号子高亢激越，也声嘶力竭。他用生命最后的能量，喊出了一个劳动者的倔强、尊严和对土地的渴望。”作家吴晓明在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中对里下河劳动号子的这段描写，让久违的乡土唱腔穿透纸页，瞬间勾起了人们心底对故乡的眷恋。这本聚焦苏中非遗的散文集，不止记录了千年流传的技艺，更藏着每个游子心中最柔软的乡愁。

吴晓明是土生土长的江苏省海安人，深耕乡土多年，斩获冰心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等诸多荣誉。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收录了他的散文作品15篇，全书以苏中地区非遗文化、稻作文化、习俗文化、美食文化为核心，用“人类学+非虚构”的写法，记录了道情说唱、苍龙舞、扎染、蚕桑等传统技艺与传承人的故事。

这本书的特别之处是让“唱腔”成为乡愁的载体。书中的“唱腔”不止是海安道情的说唱旋律，更包括里下河的劳动号子、田间地头的民歌小调。就像序中所写，夏忙时节车水灌田，三爹坐着领导号子的身影，德兰插秧时唱起的民间小调，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声音，曾是乡村生活的背景音。如今，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，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替代，那些激昂的号子、鲜活的小调也渐渐淡出视野。而吴晓明的文字，

了具体的模样——它藏在一碗猪头肉的香气里，藏在蚕室里轻柔的话语中，藏在世代相传的手艺里。

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土，故乡渐渐变成“回不去的远方”。而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就像一座文化桥梁，让我们在文字中重访故乡的技艺与风情。吴晓明用4年时间踏遍苏中大地，走访传承人、记录老手艺，他写下的不仅是非遗的传承故事，更是对故乡的深情守望。这本书提醒我们，那些看似“过时”的唱腔、手艺、味道，正是我们文化的根脉，是乡愁的寄托。当我们在异乡听到一句熟悉的小调、吃到一口地道的家乡味时内心涌起的温暖与归属感，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给予的力量。

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不仅是一部非遗文化散文集，更是一本乡愁最实在的寄托。《味蕾的记忆》中，沙岗猪头肉的祖传卤汁、胡桑老根慢煨的讲究，“好菜一桌，抵不上麻虾一吮”的俗语，都是刻在游子味觉里的故乡印记。如今超市里的熟食琳琅满目，却再也吃不出胡桑老根煨出的醇厚香气；网购的麻虾酱包装精致，却少了家乡小院里现做现吃的鲜活。《春茧图》里爷爷叫蚕“宝宝”的温柔语气，奶奶被春雨打湿的影子，这些非遗传承中的人情细节，让乡愁有



保安老刘

□张大锁

一米六几的个头，胖墩墩的身材，黝黑的脸上总挂着憨憨的笑，他就是保安老刘，一个来自陕西榆林，地道的庄稼汉。刚来我们单位那年，他55岁。

老刘虽然貌不惊人，可仅入职半年，凭着那股子实在劲，很快成了全校职工眼中的“红人”。每天早晨天刚亮，他就准时守在校门口，指挥着进出的车辆，不时跟骑自行车、电动车来上班的老师打招呼，那声“早上好啊！”特别响亮，能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。傍晚下班时，他又会早早站在夕阳里，身上披满霞光，目送着老师们一个个离校。

老刘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干活不分什么分内分外。我们学校是花园式校园，但其实并没雇用专门的花匠，花池里的月季、小叶黄杨以及楼前的草坪全靠老刘抽空打理。他常常在老师们下班后接上根白色的管子去浇灌花草。教学楼前那几棵葡萄树、石榴树，更是他的“心头肉”。以前单位没人懂修剪，果树的枝条疯长，年年挂果稀稀拉拉。老刘看见了说：“修剪枝条这活我可以。”原来他在老家的时候侍弄过十几年果树。自那以后，老刘便自告奋勇揽下了剪枝的活。一过立冬，他就踩着木凳子，拿起剪刀，咔嚓咔嚓地修剪枝条，那些枝条能装上好几三轮车。春天一到，他又开始忙活松土施肥，蹲在葡萄树底下，手指摩挲着新发的嫩芽，眉眼间满是欢喜。转年秋天，葡萄藤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果实，石榴树的枝条被小红灯笼似的果子压弯了腰。成熟的果子被集中采摘送到食堂，就餐时，教职工们吃着自家单位

结出的纯绿色、无污染的水果，赞不绝口。老刘站在一旁，看着大伙吃得开心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那年暑假，天气预报说北京有强降雨，正在郊区老家的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生怕学校院内积水，赶紧给老刘打电话，叮嘱他注意清理一下下水道。老刘在电话那头说：“放心，我前天就把下水道清干净了，连楼顶的杂草、杂物都拾掇利索了，保准水流畅通。”倾盆大雨如约而至，老刘特意用手机拍了视频发给我，整个院内没一点积水。看着雨水如溪流般涌入下水道，我打心眼儿里敬佩这个细心又能干的老刘。

我曾打趣老刘：“学校真是捡到宝了，雇你当保安还捎带搭个花匠、勤杂工。”老刘挠挠头，憨笑道：“嗨，这算啥，搭把手的事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多动弹动弹，身子骨还结实呢。”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5年过去了，老刘到了退休的年纪。后勤的同事们特意给他办了场欢送会，桌上摆着瓜子花生，还有从院内摘下的葡萄、石榴。大家伙说着说着，眼圈都红了。老刘望着熟悉的同事：“要是我能再年轻几岁就好了，我还想在这多干几年。不过请各位领导同事放心，我一定做好‘传帮带’，教好新保安再走。”

如今，校门口每天都站着个年轻帅气的小保安，他的脸上挂着跟老刘一样憨憨的笑。校园内的花草依旧生机勃勃，下水道在大雨来临之前准保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金秋时节，葡萄树、石榴树依然是硕果盈枝。

仿佛，老刘从未离开过。